



錦水

08

成都日報



2024年9月24日
星期二

行迹

三河， 我的度夏诗笺

□黄晨旭

今年成都的夏日，分外炎热。但是，生活总是那么有趣，正因为酷暑，我才觅得一片诗意的城中田园，说起来还有点“悠然见南山”。每天，当热浪逐渐消退，吃完晚饭，我就想出去走走。偌大的城市，总去空调房散凉自然不是最佳选择。去哪儿散步？我想到了绕城绿道。

踏上小径路，夕阳的余晖给所有人的影子都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远处，成都的天际线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壮观，簇桥、华兴一带高楼轮廓被柔和的光线勾勒得更加清晰。偶尔，空气捎晚风带来信箋——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和青草的气息，让人心旷神怡。

随着夜幕降临，绿道上的灯光逐渐亮起，星星点点的灯与天空中月儿微露的脸庞相互辉映，我发现不远处有一条不宽的河渠，掩映在朦胧中。

沿着蜿蜒的河岸，微弱却执着的河风在心扉上轻轻摇曳。湿地的植被在这个季节里显得尤为茂盛，紫叶李、杨树有些低吟的话，远处有归航的云霄涟漪，一首自然的交响乐，谱写得如此轻巧、自然。

多么难得的美景。这条河是从我故乡的江安河分汊而出的黄堰河，她的前身就是传说中簇桥所跨的笮桥河。她是我故乡的人，我自然不畏惧，走进小河谷，我用手机镜头对准了河面，想把那份清幽带走。

一位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奶奶走了过来，她微笑着对我说：“小伙子们，这水深哦，安全第一。”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收回了脚步，转而与奶奶尴尬地说些絮语。她告诉我，她是三河社区绿道志愿服务队的成员，服务队都是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的。

我也猛然一惊——我走了这么远，都到三河了。

我并不陌生，三河就是我外公那一辈人口中的“簇桥四大队”，外公给我讲过，华兴场过了太平寺，有黄堰河、高堰子河、草碾子河三条小河。如今，这儿就叫“华兴街道三河社区”。

望着潺潺的三条小河淌过的原野，我第一次觉得成都人那么可爱——有三条河就叫“三河”，好像新都的三河场、大邑安仁的三河村也是这么来的。

三河还带给我不少的惊喜，黄堰河分成两支，又汇成一支，向双流西航港一带南去。那长长的河心，恰似弯月，人们把这儿叫作“月亮湾”。月亮湾之上，有一座月亮湾大桥。

据说这座桥的设计，有着独特的创意。我走上桥，果然，桥身在灯光的映衬下，宛如新娘婚纱上的蕾丝头纱，轻盈而优雅，那轮廓曲线在夜色中勾勒出一种温柔的浪漫。

此时，绿道上现代元素的人潮连绵着，桥下勾勒月亮脸庞的古老河水也不停地倾诉，一种绝佳的多元融合，从思绪上散去我的燥热。我沉思着，成都的乡土，绝不仅仅是地理上谋的概念，更是一种思维与自然的高度共鸣。你看这片叫三河的土地啊，天上一弯月亮，河岸是一湾月亮，水中还有一弯明月……成都人，对美好的向往和追求，是濯锦一般的血脉，生生不息，永远青春蓬勃。

此后，我常到三河社区漫步，每一次造访，都像是与老友赴约。我在三河度夏，在自然的洗涤中降温，在恬宁的原野上寻找一些人文的答案，或是宁静致远，或是不懈追求。

我甚至感叹，在如此炎热的夏日里，多少成都人都在自然的诗意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和美丽的追求。是呀，总有一片土地，会带给一个人生无限生发的希冀，成都，或许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魅力。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1954年后，上级根据李劫人的要求，不再分配他担负实际工作。摆脱了行政事务的老作家重新回到书斋，开始了他文学生涯里最后的辉煌时期。于是，中国当代文学有了一部气势恢宏的长篇历史小说——重写本《大波》。尽管作品最终没能完成，却足以成为留存于史的经典名著。

“大河三部曲”的修改与重写

□张义奇

最后两个短篇小说

在李劫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大河三部曲”的修改与重写的间隙，还留下了两个短篇小说，这就是《解放前夕一小镇》和《帮林外婆搬家》。写这两个短篇时，距离上一次发表短篇已过去了十多年。《解放前夕一小镇》(后更名为《天快亮了》)，写于1959年10月，发表于《峨眉》杂志创刊号，是老作家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创作的献礼作品。写的是成都东大路上一个小镇的故事，地点就是沙河堡。1949年冬，在面对解放军即将打来，小镇上的“歪人”们陷入了一片惊恐万状的混乱中。小说没有刻意正面塑造某一个人物，而是着力营造氛围，通过袍哥陈大爷、人力车夫、溃兵、路警等各色人物在特殊气氛下的表现，来表现其性格、揭示社会的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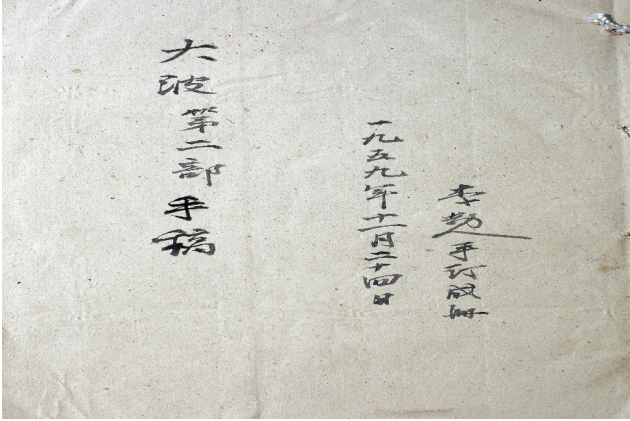
《解放前夕一小镇》全文不足五千字，艺术结构平淡中显奇特，将大时代的风云压缩在乡镇人物的生存状态中，以各色人等的言谈举止折射出历史的巨大变迁；人物性格在简洁的文字中活画得入木三分，叙事内涵丰富而含蓄，尤其是保持了老作家惯常讽刺的一贯手法，字里行间充满了作家的睿智以及幽默、诙谐的文风。著名文学评论家谭兴国曾评价这篇小说：“显示了这位老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那充满幽默感的文学化了的四川方言，真实地描写了国民党溃逃时的惊恐、狼狽景象，非常简练而又精确地勾勒了小镇上那些地痞、流氓、袍哥舵把子、滚龙烂眼的可笑形象……他的描写简直达到了绝妙的地步。”

《帮林外婆搬家》写于1960年7月，同年9月由《上海文学》发表。这是李劫人唯一的一篇描写1949年之后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是他所有小说的“另类”。小说以大东铁工厂的几个青年工人为主角，但作者并没有直接写工业生产，而是着眼于呈现一代青年工人的精神面貌。钟天生是大东铁工厂的青年工人，他有几个十分要好的同事，休息日经常相约一起去林外婆家聚会。但是自红旗竞赛以来，大家投入到火热的工作中，已经整整五个星期都忘记了休息，直到生产指标超额完成，领导才决定休息一天。如何有意义地利用好这个星期天，几个青年人商量了一阵，最终决定去帮林外婆搬家。因为林外婆居住的南门一巷子大杂院，在建设人民南路时面临拆迁，政府已经替林外婆在陕西街选好了新居。林外婆是钟天生的外婆，但并不是亲生外婆，而是一个孤寡老人。但钟天生曾经与林外婆相依为命。在抗战前，钟天生的母亲领着儿子到成都谋生，因有拖累，很难找到工作，林外婆便收养了钟天生。钟天生在林外婆看护下长大成人，婆孙俩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所以，钟天生工作之后，时常带着几个要好的哥们儿到林外婆家来喝茶聊天。当得知林外婆要搬家，便一致决定一起来帮忙。然而，当他们一行来到大杂院时，见到的则是一片瓦砾，房屋都已经拆了，只有一群学生和干部在挖下水道。原来学生们早已帮林外婆搬过了家。钟天生和他的朋友们立即商议决定，以大东铁工厂青年小组的名义支援学生们劳动一天。

这个作品没有被评论家关注过，几乎被人遗忘，既非重大题材，也没有多少故事情节的起伏跌宕。但是若联系到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个短篇仍可视作历史的一页记录。《帮林外婆搬家》极有可能是他在主持兴建成都人民南路时听到的某些故事而激发的创作灵感，作品中涉及的诸多地名，如一巷子、陕西街、汪家拐以及大杂院等真实的存在，几乎信手拈来，使之成为成都城市变迁的一页文学记忆。



李劫人画像 罗雪村 绘



大波第二部手稿

《帮林外婆搬家》的叙事很具匠心，现实当下与历史过往熔为一炉，时空跨越自然巧妙，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从几个青年人的精神面貌中得到了淋漓表达。艺术结构上，这篇作品亦不同于以往，尤其特别是结尾出人意料，一群学生打乱了钟天生们的计划，而钟天生们又决定以大东铁工厂青年小组的名义支援学生劳动，写出了当年昂扬向上的社会风尚和积极奋进的风貌；小说结构上异峰突起，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颇有欧·亨利小说的味道。

《解放前夕一小镇》和《帮林外婆搬家》的风格和结构，与作者之前的短篇小说都大相径庭。尽管作家晚年只留下两个短篇，但看得出他晚年仍在不断吸取现代短篇小说的新表现手法。

修改《死水微澜》《暴风雨前》

1954年5月，李劫人接到作家出版社函件，根据冯雪峰的建议，希望老作家能够修改重新出版长篇小說《大波》。李劫人则想先逐次修改《死水微澜》《暴风雨前》。是年9月，他与出版社谈妥出版事项后，便集中精力进入了写作状态。

“大河三部曲”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继出版完成后，便再未出版过，作品从内容到校对，的确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虽然作家出版社只提出了修改《大波》，但李劫人则坚持要将前两部作品一并修改再版。更重要的是，由于时过境迁，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李劫人自己的思想认识也有了重大转变。作者提出同时修改再版《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两部作品，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死水微澜》是李劫人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作者很认可这部作品。这次修改作者并没有费太多的工夫，只改动了十分之一左右，仅仅是对某些字词和短语、短句做了修改，并增加了一些注释。归纳起来，修改的地方有几个方面，一是将原来过分地方化或口语化的词汇，使所有读者都能读懂；二是增强了词语的准确性与生动性；三是增添了注释；四是增加了个别句子，以便更明确作品所写的风俗历史；五是个别的字词句被删除掉，使行文更简练。

《暴风雨前》的修改就没这么简单。《谈创作经验》一文中，李劫人说修改了三分之二。无论作者或是读者对《暴风雨前》的感觉都存在“勉强”的看法，这是李劫人要坚持修改的原因之一。其次是时代发生巨变，作者的历史观有了新的进步。李劫人在谈及修改后的《暴风雨前》时，说他在作品中塑造了3个知识分子的典型，一个是前进的、革命的，但不知道革命后该怎么办；另一个是保守的，等革命胜利了来享福；再一个是摇摆不定的，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面前的两面性……修改后的《暴风雨前》，人物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尤铁民。原版中的尤

铁民不仅是一个空头的政治家，还几乎是油头滑脑的情感骗子，他喜欢郝家大小姐香芸，却口口声声装出一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高尚情怀，待到把大小姐勾引到手后，话语又变成“拿破仑也有约瑟芬作为他的红颜知己”，以此来掩饰他无耻、虚伪的灵魂。修改后的《暴风雨前》，尤铁民的形象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尽管他的革命还是有些漂浮不定，但以前那种轻浮情感没有了。按照李劫人的创作计划，在重写本《大波》第四部中，尤铁民“不但要露面，而且还有许多戏文。”遗憾《大波》未完成，只能从修改后的《暴风雨前》去判断这一文学形象。

修改后的《暴风雨前》也有出彩的地方，如对蔡大嫂和钟玄嫂两个在《死水微澜》中出现的女性形象的补充描写。这是“大河小说”中两个栩栩如生的女性角色。修改本中这两个女性形象，虽然不再是主角，但她们出现在郝公馆的叙事线索中，丰富了《暴风雨前》生活内容。除了对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之外，新版《暴风雨前》更强调历史的真实性。作者不仅在叙事中修改了过去模糊不清的史事，包括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等，而且增加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从而更准确地营造出“暴风雨前”的主题氛围……为此李劫人翻阅了二十多万字，又去访问了十几人搜集证据，最后就用了一句话。李劫人说，“这是是非问题，轻率不得，武断不得。”

耗尽余生重写《大波》

李劫人生命的最后7年是在重写《大波》中度过的。在新文学史上，对同一题材作品进行大规模二度创作，大概只有李劫人。

重写更主要还是作家自己的意志：“说要重印我写的《大波》，叫我改写。我大吃一惊。《大波》我不愿提及，要我改写，这倒给了我业余创作的勇气，但一翻原来的作品，我又出汗又脸红。不行，得重写！”

写作匆忙，史事掌握不充分，遗漏了历史许多重大事件，李劫人对此深为遗憾。无奈首创《大波》时，因为要卖文为生，作品几乎是一气呵成，没有时间去查阅核对更多的史料；加之抗战爆发之初，救亡运动高涨，嘉乐纸厂与社会活动的需要，更使他无法持续创作。正如李劫人后来在《〈死水微澜〉前记》中评价大河三部曲，“偏以《大波》写得顶糟。预定分四册写完，恰第四册才开始，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对日抗战的大事发生，第四册便中断了。从此，在思想上背了一个包袱，十几年来，随时在想，如何能有一个机会将《大波》重新写过，以赎前愆。”

建构一个宏大的历史文学叙事，是李劫人重写《大波》另一个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动力源泉。尤其是到晚年，由于思想与艺术观念的重塑，老作家建构宏大叙事的意识愈发强烈，重写《大波》已成为他创作的必然。

从萌生重写《大波》开始，李劫人就不遗



风物

初秋的校园

□黄春红

片树叶。我想跟着去帮他护一把梯子，他却说：“不用，这个棚梯不会打滑，安全得很。”

我回宿舍随便吃了一包泡面，先去给读书吧里的植物浇水，然后来到三楼文印室。

呵！太阳才刚刚升起，学校行政楼领导们的办公室门已全部打开。有几个领导在开小会，有的在电脑前敲打。是啊，即将开学，学校的安全问题、新学期教学问题、迎接新生问题等，都是很操心很累的事。

不多会儿，沈主任来到文印室，温温柔柔地对我说：“姐姐，我这需要打印一百多份资料，辛苦你帮我打印一下哈。”我朝她笑笑，心想，她和学校的其他几位主任一样，每次都“姐姐、姐姐的”，叫得可亲了，温温柔柔、可可爱爱的，就像我邻家的乖妹妹。

一百多份资料印完，太阳已经在房顶的正上方，火辣辣的太阳把阳台的水泡草晒得打蔫。突然，收到保安吴师的短信：下来吃

饭，今天我煮了香肠。

暑假里我在学校住，每天中午都是门卫的保安大哥喊我吃饭。门卫室的旁边有个小厨房，寒暑假和节假日，保安大哥们都自己买菜做饭吃，无论是何大哥、黄大哥值班，只要见我来学校，中午都会发信息：黄老师，饭煮好喽，快来吃。

我下楼朝门卫室走去，呵，太阳像个愤怒的火球，晒得我的眼睛眯起，脚踏在地上，一步一串白烟。

“三楼文印室还是很热哇？”被汗水打湿了全身的李师傅对我说道。

“还好哦，你们还不回家吃饭啊？”看着仿佛刚从水里钻出来的李师傅和邓师傅，我说不出一个热字。

午饭后，本来打算去宿舍凉快一下，可想到保洁师傅们的那一幕，我还是又去了三楼。打开电脑开始码字，想起保洁师傅们汗

虽然是初秋，楠木树上的叶子依然是绿油油的。太阳刚刚升起，鸟儿从香樟树上飞到楠木树上，石榴经过夏的酝酿逐渐成熟，黄澄澄的挂满枝头。树下顶着亮闪闪露珠的麦冬叶尖下，有几只青蛙在蹦跳。呵，初秋的清晨，学校是虫鸣蛙叫啊。象牙红树上花儿开得正盛，那一簇簇的花瓣在微风中摇曳，一股股芳香飘来，沁人心脾。

古诗有云：“处暑无三日，新凉直万金”。意思是这个时节最令人欣喜的就是一缕新凉了。可是，今年处暑，偏偏像生活在蒸笼里。

这不，趁太阳还在打瞌睡，保洁师傅们已经来学校了。李师傅和邓师傅说，趁凉快，先在校门口的花坛拔会儿草，等会儿太阳葬时还要去拉桌椅。几位保洁大姐，有的拿着长竹竿喇喇打蜘蛛网，有的拿着戮刀，在戳地面上的印迹。今年学校的厕所翻新过了，刷墙师傅不小心滴落的颜料，经全部清理干净……他们各做各的事，各干各的活，井然有序。

“大师，这么早啊。”我对肩膀上扛着棚梯，手里拿着吊扇叶瓣的水电工师傅问道。

“二年级教室里有个吊扇的叶瓣坏了，我去换一下。”大师傅满脸的汗水，头上挂着一

主编：蒲薇 责任编辑：蒋蓝 美术编辑：钟辉